

THE FRAGRANT EARTH

AND GARDENS

胡国华 著

大地芬芳

北京出版社

THE FRAGRANT EARTH

大地芬芳

胡国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芬芳/胡国华著. —广州: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,
2001. 3

ISBN 7-5360-3396-6

I. 大... II. 胡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422 号

大地芬芳

胡国华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东莞凤岗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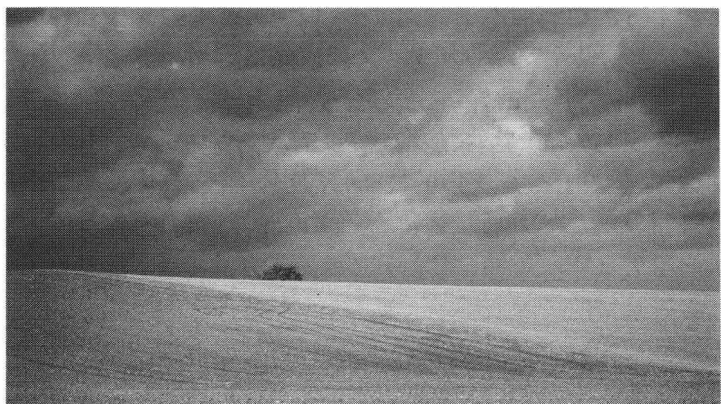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2 插页 160,000 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册

ISBN 7-5360-3396-6

I·2811 定价:22.00 元



我读胡国华的两本书 (代 序)

贾平凹

朋友推荐我读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告别饥饿》，一本是《游历万里长城》，都是胡国华与人的合著本。胡国华是新华社资深记者，我曾在广东见过一面，印象中是个南方人，却是北方人的相貌，言谈

行动十分沉稳。两本书我先读了《告别饥饿》，因为我有过饥饿的记忆，对这两个字特别敏感，又因为此书定稿与正式出版相距了十八年，也引起我的好奇。书是一个晚上读完的，读得心潮起伏，后半夜完全失眠。这种情况是我以前从未发生的。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，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，质朴到了极致，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，是报告文学也好，是长篇散文也好，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，为文字之后的作者的胆识、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。读了第一本书，第二天晚上开始读《游历万里长城》，这一本更接近于纯粹的散文，文字依然纯朴无华，虽不及前一书厚重，但因内容的不同，笔调的轻松、抒情的明丽以及丰富的知识性，使我得到了一份读后的满足。

关于描写改革初期中国现实的小说、报告文学，我读了许多，对长城的游记，也有许多人出版了书，但毫不夸张地说，胡国华和他的同事写成的这两本书是独特的，也是出众的。胡国华和他的同事并不是专业作家，为什么写得这么好，是什么原因写得好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现在一些作家，当然包括我，当写小说散文成了职业后，慢慢地小说和散文成了生存的主要方式，正常人的生活真实和鲜活的色彩弱退，于是人无激情文也虚浮。胡国华和他的同事作为记者，天南海北地跑，见多识广，有大局观，看问题不易出现偏颇，又养成了深入采访、作风严谨的习惯，更重要的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，因此写得真实、质朴和深刻。不为奇而奇。可惜，《告别饥饿》出版得太晚，错过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，若在十八年前出版，它将绝对轰动全国，令作者一夜成名。但也正是十八年后出版，过去那么多类似的作品我们都忘了，时空却使这本书更显示了价值。

什么叫社会责任心，什么叫真正深入生活，什么是时代的见证人和记录者，如何关注和忧患我们所处的中国，这两本书可以

做相当多的回答。现在我主编的《美文》杂志在去年发起了一次记者散文征文活动，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记者以自己特有的身份，独特地融入生活的角度来写散文，以期使散文写得有时代感、生活化，有大的境界和激情，读了这两本书，我给我的同志说：我们就需要这类文字。

读完这两本书，送书的朋友问感受如何，我如实说了，他才告诉我：胡国华先生的意思里先让我读读这两本书，如果感受可以，希望我能为他新编的个人散文集写个序什么的。我同意了，就把我的感受写下来，虽然看到的是他作品的一部分，一叶知秋，相信他新编的书是有质量的，也相信我不至于看走了眼。我让朋友捎话给胡国华先生：读腻了那些弄虚作假的、花拳绣腿的文字，这样的文章让人读着来劲，馒头和米饭虽然平常，但它比奶油蛋糕和爆玉米来得味长，永远是我们的主食。

1999年11月20日

目 录

我读胡国华的两本书(代序)/贾平凹/1

第一辑 一种相思两地愁/1

遥望金门/3

伶仃洋上不伶仃/9

肩负未来的小城镇/12

大自然宠爱的生灵/19

“闽都古街”访古/25

文明之岛/30

“金三角”纪事/34

风光人情俱依依/38

“不嚼槟榔不知台湾土地的芬芳”/45

第二辑 西风深处驼铃醉/49

丝绸之路上的遐想/51

黑河如带向西来/56

醉人的酒泉/61

“世界风库”探珍奇/66

沙海奇观/72

雾灵山的魅力/77

金山岭上观敌楼/84

险秀兼备慕田峪/91

百灵欢唱张家口/98

CONTENTS

- 106/花马池的“宝石花”
112/迷人的“抓喜秀龙”
119/银雀给他们带过路
125/翡翠色的“海”
130/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
138/行进在深涧陡谷之中
145/第三辑 彼此天涯若比邻
147/铁托的足迹
153/南斯拉夫的小酒馆
156/访亚德里亚海滨
163/高楼摩天道如谷
167/见识了美国“民主”
173/福特乡亲看好中国
179/可贵的创造精神
184/好动的美国人
187/越南印象
198/莱茵河之旅
204/意大利掠影
210/巴黎览胜
216/后 记



第一辑

一种相思两地愁

海峡这边,有一种树;海峡那边,也有一种树,它们拥有同一个名字——相思树。同一种相思,带给这边和那边的人们无限的愁绪。

遥望金门

眼前是碧盈盈的波涛、蓝湛湛的天幕，海天之间，有一座长条形的岛屿，仿佛在波峰浪谷中沉浮。不巧是阴雨天，低回的铁灰色的云和白茫茫的雾，挟裹和笼罩着这座小岛，使岛上的一切都似乎被水气化淡，显得若隐若现。

这就是神往已久的金门么？在这样的天气里眺望，它显得多么近又多么远啊！要说远，目测又不过是一箭之遥；要说近，看去却觉是这样迷茫朦胧……

这是我6月18日上午到达距金门最近的角屿岛的最初印象。这次，我是作为首都记者团的成员，专程到福州部队进行访问的。部队首长很理解我们这批记者的心情，特地安排我们登上了这座处于前哨位置的海岛。这座岛在海峡局势紧张的年代，曾长年处于弥漫硝烟之中，它和附近的大磴岛、小磴岛一道，被统称作“英雄三岛”。

角屿离金门委实是太近了。落潮时，两岛的滩头之间，大约只有1800米光景。我们到的那天中午，落潮时刻又恰巧云开雾散了，能见度很好。我和同行的几位年轻同志，午饭后乘兴来到正对金门的那片礁石滩。我们漫步海滩，一边拣拾着散布在岩缝、沙石间的海螺、贝壳，一边不无眷恋地注视着眼前的大金门岛。此时望金门，比上午刚到时要清晰得多了。极目望去，不但可以辨清岛上

成片的树木、零星的田地、弯曲的道路，还可以望见绿荫掩映中的屋舍、凉亭；最醒目的，莫过于坐落在山坡上的由四十八个巨型喇叭组成的“扩音楼”了。这座浅绿色的奇特建筑物，和另一座建筑物一样，也插着一面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的旗帜，大概是为了引人注目，表示与大陆不同吧。

借助部队指战员的普通望远镜，对面的一切，更是清晰如画地呈现在我眼前：凉亭旁，竟是一片绿绒般的草地，一个穿白衣灰裤的人正蹲在地上割草；“广播楼”左侧的高岗上，有一个戴草帽的人，正牵着一头黄牛，在悠闲地放牧，丝毫没有感受到外界有何威胁……那山、树、草、石，那楼、亭、人、牛，都纤毫毕现，历历在目。

我真切地感到，对面的景致、情调，和我在大陆及脚下的小岛上见到的是何等相似，也是这样使人感到亲切，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依恋之情。怎么能不相似呢？因为它们都出自一个母体；怎么能使人不感到亲切、不觉得依恋呢？因为它们从来都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给我们带路的一位解放军干部告诉我们，金门历史上一直归厦门管辖，而角屿岛和大磴岛、小磴岛，则和金门同属一县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这样一种历史渊源，它们的风土人情、物产景色，怎么会不一样呢？这些年，只是由于人为的阻隔，才使它们被生分开了。

这种阻隔，我们在角屿岛上深有感受。从望远镜里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大金门四周的沙滩上和海域里，插满了黑色条状物，密布着三角形的水泥块。守岛的指战员告诉我们，条状物就是铺铁路的钢轨，把它斜插在海边，组成的障碍叫“轨条寨”；水泥块叫“三角桩”，无论怎样在水中滚动。都有一个尖端在上。这两种障碍，全是用来防登陆的。这严密的防护措施，使人明显地感受到阻隔的客观存在。

这种阻隔，通过金门那座“扩音楼”的巨型喇叭的播音，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据守岛的战士说，金门的广播，真有一股“不知疲倦”的精神，每天从天亮到深夜，除了中午停歇一个小时外，其他时间一直“顽强”地坚持播音。我们在岛上活动的时间里，也被迫“欣赏”了金门的播音节目。有些音乐倒并不难听，可穿插在音乐中间的用记录速度广播的新闻，却让人难以接受，除了声调怪异外，那些编造的所谓“大陆新闻”也实在让人听不下去。在我们这些多少还了解情况的记者听来，他们的“新闻”未免因阻隔而太不知情了。

久长的阻隔，使两岸的同胞的确生疏了。在有些人脑海中，那种紧张对峙的情绪也远没有消失。

在福建的许多前沿阵地，我们都见到了这种对峙留下的痕迹。在晋江县的海防前沿，我们访问了担任守备任务的解放军某连。这支连队守备的地区与金门东端隔海相望，最近处不过万米。这个连队驻守在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战斗过的地方，部队的同志都习惯地称这里为“安业民阵地”。这块阵地，当年曾发生过剧烈炮战。海军战士安业民在全身被烧伤百分之六十的情况下，仍在这里坚持过战斗。

安业民驻守过的这块阵地，如今当然是听不到当年那样激烈的炮声了。但是，我们看到，当年激战时海边岩石上留下的弹痕，却并没有完全消失。前些年间断而零星的对抗，也成了一些新的痕迹。在这个连队，战士们带我们看了金门方面发射的一颗宣传弹造成的严重后果。这颗宣传弹是1979年2月17日黄昏打到这个连队的营房的。沉重的弹头先打中了一棵有水桶粗的大树。击断了树干，又转了一个弯，打中了部队食堂的墙壁，把砌在墙上的一块大条石击离墙体，在屋内飞行了两丈多远，这时炮弹又朝左转身，撞在食堂门外的水泥刷洗池上。幸亏当时战士们已吃过饭

了,这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那棵被炮弹击中的大树,已经被砍掉;食堂的墙壁,也已经补好。但补砌进去的石块,颜色较新,显得很突出,活像打在墙上的补丁。废弃不用的水泥刷洗池,则还未被清理掉,安装水龙头的水泥墙上被炮弹击出的裂缝,仍像一条深长的伤口,赫然在目。

对峙固然造成了阻隔,但有些东西却是无论如何也阻隔不了的。在另一座靠近金门的小岛青屿,守岛的一位指挥员指着遍布岛上的一种树木,深情地对我们说:“这叫台湾相思树,据说这种树原来生长在台湾,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带到大陆来的。相传这种树能够传递人们的相思,所以海峡两岸的人很喜欢栽这种树。”

我们还了解到,这座岛在炮战激烈的年代。曾经被金门方面飞来的炮弹“翻耕”了一遍,打得岛上焦土一片,没剩下一棵树。后来光炮弹皮就拣了几吨。可很快,相思树等树木又长起来了,现在全岛又是一片葱茏。台湾相思树看来是不会因一时对抗、几发炮弹断了根的。

不介意这种人为阻隔的,还有台湾鸽子。我们在两座小岛上都看到了战士们饲养的台鸽。几位年轻战士告诉我们,台湾和金门的鸽子经常飞来栖歇。来了,他们就精心喂养;调养好了,能够飞回去的,就让它们飞回去。鸽子,这人们心目中的“信使”,在一定程度上不也在传递着两岸人们的思念之情吗?

海峡两岸的这种骨肉亲情,实际是任何力量也阻隔不了的。自1979年以来,台湾海峡的局势也有了些微可喜的变化。

在大金门与角屿之间的海面上,我们看到有好几条木制的小船,在滔滔碧波中悠闲自在地划荡。每条小船上都坐着一两个人,在从容不迫地抛线垂钓。他们似乎根本不在意海峡两岸久已存在的对峙气氛。同行的本地同志告诉我,这些勇敢的垂钓者,都是我

方渔民,他们正在钓海鰵鱼。这种鱼肉质细嫩、鲜美,出口港澳一带,很受欢迎。他们敢于在这一带海域垂钓,恐怕和这里渐趋宁静的气氛有一定的关系吧?

在青岛岛,我们更明显地感到了对立气氛的缓和。这座岛和金门方面控制的大担、二担、三担、四担、五担这几座小岛之间,有一条国际航道。这条航道是福建到香港方面去的必经之路。在海峡局势紧张的那些年,这条航道实际已经断航。近几年,随着局势的和缓,由厦门到香港去的“鼓浪屿”号和“集美”号客轮,已在这条航道安全航行了很长时间。

我们在前沿逗留的日子里,许多部队指战员告诉我们七十年代末期开始,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已日益走向平静。我方的炮击活动,已完全停止。对方除了个别时间还发射几发宣传弹外,也已无其他对抗活动。对方飞机的出动架次也已有明显减少。对我方有线广播,虽然还夹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“大陆新闻”,但大部分内容已和过去有所不同,直播的不太友好的内容,已经减少,音乐节目则大量增加。我军舰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,对方军舰也不再尾随“护送”。有时在海峡相遇时,他们还主动升旗致敬。

1977年至1980年,我方在海峡打捞日本沉船“阿波丸”号时,对方除了开始派侦察机来察看过一次外,整个打捞过程一直未进行过干扰。

海峡两岸之间,直接的交往尽管还没有正式开始,由于各种没料到的原因引起的接触,则已经有许多起。据海军的一位指挥员告诉我,有一次,台湾方面的一艘登陆艇因遇上大雾在闽江口迷航搁浅,艇上人员十分紧张,派来营救这艘登陆艇的拖船也忧心忡忡,不敢靠拢。我方海军就主动向他们喊话,告诉他们搁浅的登陆艇的方向、位置,为他们领航。在我方海军的帮助下,这艘登陆艇脱离危险,顺利返航。

至于两岸的渔民因在海上遇到风浪,到对方的港口码头避风的事,就更多了。最近,我方渔民打捞到金门飞机失事遇难的飞行员陈大维等二人的尸体,主动保护,归还台湾方面的举动,又进一步证实了两岸隔不断的骨肉亲情。

是的,此情绵绵,似长江东流之水,永无休止。海峡两岸人民越来越强烈要求祖国统一。在前沿采访的日子里,我一次又一次地遥望金门,一次又一次地默默祝愿它及台湾早日和祖国实现统一……

(1984年6月)

伶仃洋上不伶仃

位于广东珠江出海口、珠海东南方的伶仃洋，因宋朝爱国诗人文天祥当年经过时留下的千古绝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而闻名。又因其僻处南海，人迹罕至，难免给人留下几分悲凉的印象。在我以往的想象中，总认为伶仃洋的航路一定十分艰辛，伶仃洋的岛屿也一定异常荒凉。去了一趟才知道，我过去的想象是错的。如今在伶仃洋航行非常安全，伶仃洋上的岛屿也并不荒凉。

珠海东区区委副书记骆驰当向导，带我由九洲港登上“东区2号”。这艘专跑伶仃洋航线的双层客轮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，装修也很漂亮，航行起来十分平稳。骆驰告诉我，过去在伶仃洋航行主要靠渔船和设备落后的客轮，不但艰辛而且有风险，东区政府近两年投资购买了东区1、2号客轮后，这条艰险的航线才变为通途。如今，即便到伶仃洋最东侧的外伶仃岛去，航程也只要一个多小时。

这一天，阳光明媚，风平浪静，站在船头放眼望去，但见伶仃洋上一碧万顷，水色清亮，只是远方水天相连处，在水雾遮盖下略显朦胧。在伶仃洋上航行并不孤单，行进中常遇到渔船或快艇交错而过。仅半个小时，客轮便到了位于伶仃洋中心的桂山岛。这个岛在伶仃洋群岛中不是最大的，仅3平方公里左右，由于离大陆